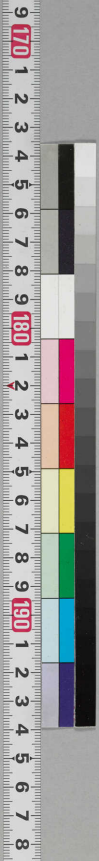


C40  
4514  
(186 ·  
187)



C40-4914

了翁上座請大猷  
家書置於武州華雲山  
我微笑瑤院庭府中未  
為學吾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證語



B 64853

天真毒峯善禪師要語

叅學門人悟深編集

上堂

諸大德既來這裡相從貧道叅禪究明生死須依貧  
道家風行持他後決不相賺各各俱要屏息身心諸  
緣一心向道追復百丈已前釋迦老子所行頭陀之  
行是謂家風此之苦行頭陀經中具載請自檢看然  
雖今人難比古人且請於中行得一半庶亦得沾頭  
陀苦行之少分矣不可似今時學者全不問着甘作  
無慚愧人佛法驢年會得只如世尊當時饑則領衆

撰述  
持鉢入城乞食歸則各處岩穴之間後趙州諗和尚三十年不開口告人不雜用心匾擔山和尚唯飡橡栗過日丹霞然和尚一生只個布衲更看芙蓉楷和尚不發疏簿不請化主一生唯事澹泊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行家風所以一箇箇魁壘秀出於當時而千古之下爲世所尊諸大德若依此苦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則僧問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啊大笑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家風荅曰前江潮急魚行澁後嶺松高鳥泊難下座

上堂僧問昔高峯和尚示衆云海底泥牛御月走岩

前石虎抱兒照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鷲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不知是那一句師云待你悟卽向你道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下座

普說

徒悟權等焚香拜跪云弟子德深等實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特來禮拜和尚請益如何修行得脫生死輪迴師云諸大德旣來相從惟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建立門戶爲人處無非平實商量做工夫捷徑處

撰述  
彼此相依於三間茅屋之下草衣木食追慕百丈已前真風不學今時體態只貴真叅實究證到古人田地而後已捨此非吾之所爲也今日事不獲已只得將自己昔年親證底一則無字公案開示諸大德子果欲脫生死輪迴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拚從今身未悟之先莫退菩提道心莫改修行節操若不打破這則所叅公案洞見父母未生已前面目坐斷微細現行生死誓不中途而廢放捨本叅話頭遠離真善知識若故違此願當墮惡道受無量苦發此大願防護其心然後方堪領荷公案昔日東普師翁并先

師和尚初發心時俱發大誓願云若我退失道心遠離話頭生害脫皮癩現諸人眼目死墮無間地獄受無量苦因作此願勉勵身心精進不怠所以到得這般地位現前大衆還肯發願麼衆發願已乃付公案云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疑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因甚道無趙州意作麼生無咩若是宿有靈骨者聞此開發便是撞着生死冤家相似就與眉毛厮結憤憤不休直下便明白倒斷誠有如是操畧於此九旬之內必定被你捉敗趙州看破他家好惡處則是入門端的也此則公

案古人喻如倚天長劍塗毒鼓聲觸之則屍橫萬里  
聞之則竟散九霄雖佛祖到來亦不敢以正眼覷着  
五祖演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  
身作兩段予昔聞此語便疑三十年不敢開口乃有  
開示偈云寶劍全提日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  
竟膽迎風喪舒也觸體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  
鎗一戟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  
雖然如是猶是半途在若以少爲足決定不得到他  
佛祖大休大歇田地諸大德旣爲生死事大豈是說  
了便休亦非知了便休須是始終切切拳拳兢兢業

業如喪考妣廢寢忘餐提持此事方有少分做功夫  
氣象所謂生死大事者自我山僧知有此事行脚已  
來目擊耳聞無數箇爲人天師範說法如雲如雨臨  
終末後一着脚忙手亂如落湯螃蟹不曾見一箇半  
箇似古人出生入死之自由者豈非生死事大而何  
縱饒精通三藏教背讀五車書到這裡都用不着也  
山僧雖說到此猶恐滑在可畏可畏有志之士得聞  
此說便着精彩看他古人做功夫得何三昧臨行如  
是自由自在不可只似鴨聽雷鳴而已山僧從初學  
道以至於今三十餘年單單在此事上用心尋常東

考西究窮盡幽微深知弊病乃吾苦口叮嚀汝等後來若得入頭處切忌草草便去弄虛頭爲人之師誤已誤人爲害非小須效古人且向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方可爲人則自利利人無往不可也至囑至囑且做工夫提話頭一着或看無字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因甚道無趙州意作麼生無畢竟意作麼生無咩這兩句子上着力或看萬法歸一要緊在一歸何處一歸何處畢竟一歸何處咩這兩三句子上着力或參究念佛要緊在念佛底是誰念佛底是誰畢竟念佛底是誰咩這兩三句子上着力

回光返照染下疑情惺惺中却須寂寂寂寂中却須歷歷若能如是用心不墮昏沉掉舉四魔之中而有日益日損之效也或若話頭間斷不得力須抖擻精神還提前公案以至末後句子使首尾一貫方始有頭緒可致疑也若得疑情不斷便好切切用心如猫捕鼠四肢順向首尾一直則不怕甕中走却驚也初做工夫之人若非做工夫警策語言一切佛祖玄妙機緣文字且未可看古人謂滲漏工夫不得成片非學道正因所以道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又不許向意根下卜度又不許向舉起處承當又不許作有

撰述  
無之理和會又不許作世法佛法之義搏量又不許  
向一切文字中尋討等閒唐喪光陰到老不得成辦  
唯貴棄捨身世向所叅話頭上廝挨立身於萬仞崖  
巔着脚於千尺竿上不覺舉步翻身打個懸空筋斗  
歸來呵呵大笑那時方可再來喫山僧痛棒久立珍  
重

示五羊深禪人

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一切惟假名況復諸三有倘  
爾於斯直下不能領畧別無方便但將吾所付之念  
佛公案用心提撕單單叅究以期徹悟精進不懈勇

猛無怯務要討個明白而後已欲上叅時先須拚捨  
世間恩愛利名等事使身心灑落虛融澹泊切切以  
了生死大事爲己重任抖擻精神看這念佛底是誰  
要在這誰字上着倒深下疑情疑這念佛底是誰故  
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良哉言也你若纔  
有切切之心疑情重也話頭自然現前綿綿密密淨  
念相繼疑定身心回光返照執而持之勿令間斷一  
念不生前後際斷目前空牢牢地胸中虛逼逼地澄  
澄湛湛卓卓巍巍到此喚作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正  
好再見真善知識掃除悟跡別立生涯不受天下老

和尚舌頭瞞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天龍推出方可爲人也

示本空禪人

夫欲免生死輪迴須是成佛若不成佛欲免生死輪迴無有是處汝若成佛闍家老子尚無柰你何生死輪迴云何哉誠有如是操志先與汝等傳授菩薩戒法此爲成佛之基本然後付與一則叅究念佛公案須知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禪定智慧持戒爲本故戒經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諸佛位者卽戒定慧也誠能全身放下脫體承當得去成佛卽不難也不

見道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誠哉斯言盡之矣但將無始劫來習熟底世間之事放教生疎却將出世間未聞之事行持得純熟自然成就向一切時中提起所叅話頭念佛三五四聲却返問念佛底是誰念佛底是誰畢竟念佛底是誰吽前問念佛底是誰徹骨徹髓見膽見心正是就窠打劫當處發機又問畢竟念佛底是誰却似痛上加鞭一如喉下一捏便要斷人命根若是命根不斷則見理不明須是深下疑情疑這念佛底是誰綿綿密密挨拶將去如撞着生冤家相似直下不能解交憤憤地逼拶得他情窮理



極意識不行却似老鼠入牛角底時節一念不生全體是佛雖然亦是暫時岐路相逢若便認着則與昨日之迷無有異也直待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行亦如是坐亦如是東西不分南北不辨通宵不寐寢食俱忘做到這裡只喚作塵勞暫息寂靜輕安之境亦名解脫深坑未爲極則切忌認着山僧昔年做到這裡歡喜無量自不知是定力現前工夫亦是前塵喪偶境界雖得此定而慧光未發故於佛祖無義路話都不曉得故古德誠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乃自知非發願云若我得悟之後誓不以少爲足不

求寂滅安樂不求生天富貴求佛智慧求佛辯才求佛知見深知法界打破諸祖重關事理貫通法法圓融妙用自在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扶持未運接續祖燈自然從空放下於無下手處重下手驚然信手摸着鼻孔因地一聲元來祇是舊時人只改舊時行履處似這般說話未曾悟道的人但看得教典熟箇箇說得只是畫餅不能充饑說衣不能禦寒亦不能爲人解粘去縛到這裡正好順性增修潛行密用廣行萬行興大悲心遇愚癡邪見者痛心哀愍勸令修行正法不犯條章陰翊王度報蒼國

思邈來僧俗中有等邪見魔種未學道先要知道未  
參禪先要會禪蓋是夙無修行正因所以今生不具  
正知正見遇着一等邪魔外道不能辨擇便去拜他  
爲師聽他謬說念佛底便是我便是自己佛性又無  
入道悟由又不敢去見明眼宗師妄稱善知識誑惑  
愚癡要人恭敬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苦哉苦哉  
正是無始時來生死根本却乃認爲自己佛性昔有  
竺尚書謁長沙岑禪師師喚尚書竺應諾師云不是  
尚書本命竺云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底別有第二箇  
主人公也師云喚尚書作至尊得麼竺云與麼不祇

對時莫不是弟子主人公否師云非但祇對不祇對  
時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汝等於此向下知得  
着落許你具得一分擇法眼長沙乃示偈云學道之  
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  
喚作本來人自有佛祖以來便有四衆弟子在家男  
女二衆持齋念佛亦不拋家失業乘戒俱急者臨終  
化佛接引往生淨土蒙佛授記永不退轉乘戒俱緩  
者亦不失人天福報又有一等邪魔外道自己妻子  
火坑未脫業識忙忙爲貪財色故妄言見性悟道更  
不禮佛敬僧撥無因果夜聚曉散暗傳邪法謬言七

日悟道教他一類無識男女隨類認自己是佛不用  
燒香禮佛修行懺悔此等喫鐵棒邪魔今時極多汝  
等宿有正因今遇老僧特爲苦口說破汝等倘或不  
幸逢着速便知非不可親近楞嚴經佛授記云徒弟  
與師俱陷王難死墮無間地獄受無量苦無有出期  
又云如素平人妄稱國王自取誅戮汝還知否古今  
師德無奈學者之迷何不得已而教他看則公案以  
楔出楔相似你看中峯祖師偈云心中有佛將心念  
念得心空佛也空撒手歸來重檢點花開赤白間青  
紅至其究竟處實無能念之人亦無所念之佛汝還

知否妄計有念卽是能所那得不迷亦名邪見隨見  
生解卽墮生死明見之人則不然雖終日念佛而未  
嘗有念求其念處體相了不可得只待數珠墮地之  
時則知惟心淨土自性彌陀非外物也珍重

示徒悟玄

誠哉此事見則便見擬思則白雲萬里況如之若何  
汝欲決要明此一件大事須着做直捷工夫能向一  
毫頭上安身立命做教久久則便得一念不生前後  
際斷矣若得真到此地則曠劫不明之事當下分明  
猶如啞子夢見親娘與人說不得亦復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方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天龍推出扶  
持未運接續祖燈廣化衆生同成正覺其或未然只  
將我所付念佛公案貼在鼻端上不許執在一邊須  
向一切處常目在之勿使須臾失其照顧疑箇念佛  
底是誰於這一句上綿綿密密直教首尾一貫逼拶  
將去如不得力再加箇畢竟念佛底是誰倘被散亂  
昏沉之魔攪擾或有間斷莫容滯久如雞抱卵若冷  
却其窠子無出頭期矣工夫綿密之喻無如此也倘  
宿有靈骨得箇覺觸處切不可自許須見本色宗匠  
入他爐鞴受他煅煉出來真偽深淺一一得知更不

撰述

存其悟跡做箇無事無爲底自在道人所以道金屑  
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到這  
裡但有纖毫悟理未忘佛法玄微去之未盡皆墮法  
塵見刺之圈圍誠哉此事乃無大極大底大事真能  
欺賢壓聖豈可輒作容易想而不慎乎至囑至囑

囑大川關主

欲作吾家真種草要須直下坐斷聖凡情量不守靈  
鑑虛明廓亡自他當體不顧亦不作無已知解自然  
本體露現如大日輪昇於虚空無處不照正恁麼時  
若有箇承當底人則不能與郵事相應此是佛祖自

支那

天宮寺之書庫

二

證三昧比比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喚作大事因緣空  
生身子睥睨不着三賢十聖只爲聖心未忘見性如  
隔羅縠饒你才並馬鳴解齊龍樹亦只得一生兩生  
不失人身此是根思夙淨聞之卽解去道逾遠況小  
智薄德浮淺之學者乎又如慧可大師無書不解無  
經不通到初祖面前一詞不措方覓安心從斯一切  
放下心如牆壁至於立雪斷臂猶不肯可及乎瞥地  
一下則禮三拜依位而立始曰汝得吾髓此豈造次  
近世學者心粗認指爲月天地懸殊自旣錯解將此  
印證後昆一盲引衆盲爲害非細或者謂我已坐禪

得箇安樂處身心輕安更無異念直是靈靈不昧了  
了常知於生死岸頭已得不疑只未會古今差別公  
案是何言歟蓋因邪師法眼未明妄擬師位以方便  
爲真實是非不辨認箇湛不搖處作空劫那邊事豈  
非認奴作郎殊不知湛入合湛是識邊際永嘉云損  
法財滅功德莫不繇斯心意識古德云諸佛說心爲  
破心相令知心相元是虛妄今人認心是道深違佛  
意又增戲論殊乖大體或者云一切皆空有甚正悟  
處此是斷見外道或者云一切無着自然無礙此是  
掩耳偷鈴自屎不覺臭或者云齋戒明白清淨無染

自然不墮惡趣此是住相布施三途業因或者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任意浮沉隨處騰騰便是快活道人此是常見外道闡提癡漢或者云但一切時如死人去更有甚事此是白日寐語誇談馬角豈不見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或者云某人雖不會道柰何死得好有堅固于此是夢中說夢僧問古德云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荅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無你用心處你若古今見盡迷悟情消則常轉法輪一切時出生一切時滅度貧道痛以慧命危甚若一絲九鼎觀今玄紹之徒槩似兒戲之所爲耳但要誑得入

手則已豈知吾祖有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誠乎亦是爲師不審學者之才器堪否而苟圖收拾門人之私致招法門之辱累也如子順大川禪人自捨緣入道於真定金臺二處掩關下得定力之功而本地風光未發故南詢師匠決擇懷香禮余呈似功夫次第余知做到湛不搖處猶未出他識陰區宇此是靜想不脫所以已見不明殊知勞慮永斷得法界靜卽彼靜解爲自障礙要知得在神靜失在物虛錯認定盤星且喜沒交涉此是大解脫門自在三昧須是塵勞不染靜妙不收步步活鱗鱗地宛轉無窮闊浩浩處

識得方始八面玲瓏七穿八穴子更下那一歩功夫  
一日如桶底脫則知如上葛藤盡是爲蛇盡足雖然  
要作大法器建立門庭直須久依我住再向那邊更  
那邊打數百箇懸空勛斗歸來始得智過於師方堪  
傳授豈不見道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普說行脚

僧成凱等請益云其等實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特  
望和尚大慈開示修行之訣我等依師修行脫生死  
苦師云余聞諸佛未曾出世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  
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根都  
無實事靈利之士纔聞舉起便知下落任運隨緣饑  
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甚麼禪道可參可學而謂生  
死無常者是甚熱碗鳴聲不特正令當行抑且宗風  
未墜所以先德只教人自信得及便了不教人信佛  
信祖故云昔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諸佛

亦然汝等衆中莫有知者麼知則出來舉似老僧爲  
汝證據其或不然須當諦聽老僧拄杖子爲汝指示  
端的拈拄杖云適來攄汝口欸旣曰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誠非說了便休直須明明白白得知這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從無始劫來隨業升沉輪迴六趣今生  
若不參教徹去決無自了之理然亦不是怎麼知了  
便休直須辦箇真真實實決要了這生死無常之肯  
心憤箇勇猛精進之大志拚捨身心不顧得失今生  
不了決定不休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誠有如是操畧  
方可領取公案去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無疑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因  
甚道無趙州意作麼生無吽畢竟意作麼生無吽倘  
爾先受萬法歸一要在一歸何處上深下疑情或自  
肯信心念佛者須看念佛底是誰要在誰字上着倒  
此是話頭也自此領去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念念不  
忘心心無間孜孜而參兀兀而究如雞抱卵常令暖  
氣相接發大誓願莫退初心抖擻精神勿使觸途成  
滯苟有如是志氣不患其不發明也假饒宿業障重  
根器狹劣今生不發明猶勝人天有漏之因只貴直  
下大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先要堅



持禁戒是以尸羅清淨佛境現前亦是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若無戒定慧甘伏生死門然須知工夫做到極則處於自身心必有種種諸魔境界若得戒定慧力及志願力更得話頭純熟力或得一時一霎之間靜相現前之力則魔軍易遣出身有路也此余三十年前經過險路故以告報汝等好自提持勉慎護念無自易也成凱等再展拜云惟願將師生緣出處及昔年發心行脚做工次第得力處說示我等我等依師修行必不辜負平生師曰日本善祖貫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吳姓母鍾氏稚小好以佛事

爲兒戲性惡腥羶幼時入學四箇月日至今猶不甚識字但稟得箇誠信決烈孤硬之資心意質直作事忽畧似無思算計較之執情十七歲幸得出家因我天稟頗異根性雖鈍聞皆信解初遇源明和尚卽辦虔誠渴仰請益話頭蒙師開示無字公案當夜便學上叅提起無字迴光返照下疑之間便就理會得疑箇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因甚狗子無佛性趙州意作麼生無咩於此反覆而疑便覺有些頭緒可致疑也其時卽覺這老趙州似無迴避處也次日舉似源明和尚和尚云你也奇怪我二十餘年看箇無字也如

蚊子叮鐵牛相似並無下嘴處你今纔方學做工夫  
便有許多知解快便掃却不許卒便開口無受用也  
良哉言乎臨別囑云觀你根器有異於人他日後必  
有悟道之日切莫中途被人哄去做長老棄却修行  
誤你生死大事須發大願以自護持我便發願若我  
生死未了大事不明輒便拋棄修行貪着名利當墮  
阿鼻大地獄中受無量苦有時坐禪常有雜念紛飛  
不可遏捺無計奈何一日忽然檢點將來原是自己  
無始染習成性底一切世間五陰乃至親里等事執  
爲我所直下知非生大慚愧乃舉起金剛王寶劍如

斬一握絲盡情一斬一切俱斷更不存一毫頭許於  
其間自此以來話頭自然省力時中覺得胸次中空  
蕩蕩地正如發船開岸至大海洋相似無罣無礙忽  
爾前塵熟境現前之時卽覺了不可得縱要思量亦  
不及矣一坐便有靜相現前話頭綿綿密密不見間  
斷鼻息微細不見出入身心輕清脊梁挺直目不交  
睫只是憎喧愛靜到處只要尋閒靜處住凡見經教  
中義理便有信解如獲舊物一一會歸自己不作他  
解因無際老師初學做工夫四指大帖見也不願看  
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來乃得大徹大悟我卽深信

其說亦不願看經教念念只要做箇出世好人 正統八年入川叅見無際老師從貴州至四川途中見數輩修行老僧其時我自箇主宰了見其說得是處則信而不忽其不是處則執而不讓其年二十五歲矣自要習學好人行止於四威儀中不因勉強而自然超卓傑立不隨時流轉動雖未登壇受具其習性信樂毘尼一切時處專以坐禪爲先嘗於坐中正看話頭定相自然現前澄澄湛湛空空牢牢兩耳寂寂似蛩鳴脊梁挺直骨節相拄自不動搖身心洒落一念不生坐不知勞行不知倦真光孤迥六門齊

應萬行同敷在我得之矣雖然只得一日或半日之間又間斷了但用力提撕便有不提撕卽無逆順境界不止萬端不及盡舉蓋其定力畧不現前種種之魔便就乘隙而入 正統九年無際老師奉

詔起程我卽隨追沿路發願加起精進務要工夫入手到京印證至荆門州其時暄熱看定話頭行路身輕不覺如飛徒衆趕我不上遇陰涼處歇下一坐便定卽覺渾身骨頭疼痛如火燒熱便覺得盡虛空徧法界總是一箇無字無內無外無自無他東西南北都無分辨混然成片起身便行不覺忘却腰胞拄杖

至晚到僧正司投歇僧官一見如法安頓溫顧僧官  
夜起添馬草三次見我巍巍坐定不削身乃異之天  
明辦齋款待留住三日寫書差人送至當陽縣清溪  
寺入關於路亦似這等忘却身體節次過水遺却草  
鞋腰包等物如今乃知前塵喪偶得盡身相離徧計  
執證人空智之境界也善念長老原是先師維那雖  
無工夫却曉邪正及堂中有普無方道極中寶金山  
數輩衲子都是無際師翁會下來皆具正眼見我形  
儀落魄乃爭問緣由我舉似這般境界彼皆讚云你  
工夫做得甚諦當了只欠悟在我當時聞說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心安無量普無方便來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我聞他說全無畏怯直言道盡大地是箇祖  
師意奈何未悟荅你不得縱使錯口道着你亦不知  
問他作甚麼方卽無言一日寶金山來問如人上樹  
口啣一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樹下有人問西來意  
開口卽喪身失命不荅違他所問你作麼生我亦直  
言道若不悟道開口問荅俱不免喪身失命你我只  
貴做拍盲工夫一日悟了道自然會得開口如今乃  
知是內懷聖胎發言殊異也我當時便求關房入關  
蒙念長老便送入關當卽發願奮起勇猛精進之志

壁立萬仞無少寬容關中不設臥床唯安一櫬而坐  
晝夜禮佛一千二百拜哀求懺悔先罪每至中夜必  
然臂香一炷克行自立打七煉磨誓不倒身以悟爲  
則因較夜眠睡魔沉重忽垂頭睡着不覺半夜醒來  
惶愧知非懺悔待到天明除去坐櫬立誓坐以悟  
爲期晝夜只是經行倚立一夜靠着屋柱睡着覺來  
恐懼知非懺悔又發願不近牆壁遼空經行勞倦之  
甚昏睡愈加沉重乃對佛前號泣懺悔發願務要發  
明這件大事誓不退轉身心捨捨性命盡將所有衣  
鉢之物罄散與僧堂大衆止留一箇空身在關房中

卽請堂中十數僧會茶相助打七當時卽告大衆曰  
不勞諸公手扶但煩看顧倘我昏沉重來煩舉話頭  
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或不醒則任從打罵不敢生  
嗔若生嗔當墮地獄於是逼拶推過二七日了衆人  
因懈我亦不要勞煩於人唯自行自立後覺輕清仍  
坐而叅凝定身心惺惺歷歷只在這箇無字上着倒  
一日忽猛力盡這口氣逼拶去豁然却似鑽入這無  
字裡相似覺得從下身麻木起至上身乃過頭頂如  
脫去一重皮相似當下身心如坐一箇大圓寂光中  
話頭純純不間目前空牢牢地了無一法當情卓卓

巍巍脊梁狀如鐵板鼻息全無出入坐之甚久孤迥  
迥地無意無思乃放參經行輕清又加百倍到此一  
切時中絕思絕慮無念無爲如在一絲頭上安身立  
命相似古人喻如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  
虧觸波瀾而不散亦在我得之也如是約十數日間  
通宵不寐寢食俱忘眼睚睨得酸酸地眼睛乾曝曝  
地不肯交睫其時喜懼交懷忽起念云這般境界唯  
我自知無人與我證據亦不知是邪是正恐做箇精  
靈鬼神去也因萌此念放身閉目而睡睡中亦不知  
此身着於床上似醒不醒之間如淨琉璃中含寶月

光相似內外明徹了無一點塵翳其塵勞妄想都無  
影嚮矣正是身心客塵透漏無門我又得之矣常於  
睡中寂光之境忽自觸覺似醒不醒湛湛寂寂如在  
大寂光中圓陀陀光燦燦不覺有身心及其處所凡  
一切聲嚮雖聞而不分辨但有一箇靈知而已覺來  
歡喜舉似道極中他舉手加額讚嘆不及卽令我說  
箇頌子看我連說數首無平仄頌一曰心空法界寬  
圓明非內外蕩蕩絕縱橫騰騰無罣礙衆僧看了皆  
讚歎不已我恐障礙工夫盡情掃却忽一夜睡着又  
被熟境牽轉作不得主宰覺來痛自責云還有這箇

在耶卽抖擻精神兢兢業業務要決斷切切用心勤  
勤佛前懺悔坐中看箇話頭還似這等綿綿密密看  
時也不有不看時也不無既無能舉之人亦無所舉  
之法騰騰任運似箇養熟狗子左右相隨還尚有些  
憎喧愛靜之病時時着驚一夜坐中話頭自然現前  
密密久之微微細細不覺寂然定了半夜時分忽地  
如霹靂響喇喇之聲這四大色身如分散了忽卽返  
照內外瑩徹幽幽隱隱靈靈不昧了了常知不見一  
法當情唯是一箇自知而已非世間境界可比直下  
前後際斷縱觀虛空萬象有情無情等觀體混融欲

覓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自亦不知是何境界因  
聞長沙亡僧偈云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  
剛體非妄亦非真乃豁然悟其旨今乃知是得離依  
他執證法空智之相我又得入手了也那時元來晝  
夜放光動地常在面門出入柰何自家不知從此一  
切響動之聲俱無礙矣常處那伽大定其輕安寂靜  
之境非言可述一日見高峯禪要曰到得這箇田地  
只喚作生死岸頭得大自在之一步爾若曰生死向  
上事須知更在青山外我當下得家鄉實信了也我  
彼時常發般若禪師四願若我得悟之後誓不以少

撰述  
爲足不求寂滅安樂不求生天富貴求佛智慧求佛  
辯才求佛知見深入法界打破諸祖重關事理貫通  
法法圓融妙用自在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龍  
天推出扶持未運接續祖燈廣度衆生同成正覺一  
一檢點將來雖有契證未全出手正如楞嚴經云窮  
諸行空於識還源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  
生住着背涅槃城迷佛菩提忘失知見所以叅禪須  
求妙悟乃又知非不孰此輕安寂靜之樂念念發憤  
向無下手中重下手無進步處更進步精進研窮以  
求妙悟一朝聞鐘聲不由說一偈云沉沉寂寂絕施

爲觸着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  
初回到此冰消瓦解凡見一切經書文字義理如推  
門落臼始得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古人喚作無師智  
自然智如今看來彼時雖得如此宗門還只喚作如  
來禪亦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果於宗門無義  
路話衲僧沒巴鼻句子又却不全曉會其時因聞荆  
州府有箇蒙隱和尚是妙峯門人越關去見行至豪  
林寺投宿夜坐不倒睡着忽看見天上星月及寺中  
殿宇竹木等物覺來且驚且喜不知是何異境如今  
乃知是神光湧出之相蒙隱一見便問曾見何人看



撰述  
甚話頭我舉似了隱云如何是無字荅云卽心是隱云你喚甚麼作心荅云我滿口是語却道不得隱云如何道不得荅云我若道得則靈山當時不祇微笑而已連問數語荅了却云你做底工夫也不差你所見處也的當只是還欠懸崖撒手一步在若得絕後再甦四天下人奈何你不得畱住盤桓數日臨別囑曰再去精進做那步工夫始得大了大當汝還知否那一步工夫從來不屬第二人知如人到家自會做家裡活計我卽點頭而別我請念長老商量要去北京見無際月溪二老師印證工夫念云你要出關我

且問你兩轉語荅得容你出關不然且在關中保養只如靈雲見桃花悟道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你道是許他不許他荅云不知念云如何不知荅云知則不許也念云只如世尊初出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在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你道是謗佛耶報恩耶荅云不可以智知念云且畢竟作麼生荅云你我俱未徹悟不許開口大家且信雲門去念

撰述  
云如是則任你出關去逕造北京不期無際老師方  
示寂遂到廣恩寺見月溪老師我先聞老師門風陡  
峻禮拜了不敢開口便執弟子禮侍立於傍老師見  
我這等動靜只以平實問我來歷了便教領下安歇  
去雖然如是不得呈似工夫心中放不落至晚對通  
衣鉢說本善實爲生死事大初學做得有些工夫自  
不能決不遠數千里路特來求印證通覆云今日  
新到關主要求印證工夫老師云憨子他今日入門  
來我便識他了他用他來說工夫且去佛法不是鮮  
魚那怕爛却是時中雖得親近侍立常感東敲西

擊暗垂勘驗之機我亦見機而作不墮悄然之壘一  
日通衣鉢見我欣然滿面喜曰老師昨夜在室中多  
讚老兄好箇真實的當衲子堪紹宗乘茶喜茶喜我  
等他日都來你會下喫飯也我道本善福薄何敢當  
也一日老師在園中乘涼而坐我侍立次問你原來  
看甚麼話頭荅云無字云如何是無字荅云弟子一  
向只隨人道是箇無字今日看來是口金剛王寶劍  
云如何是金剛王寶劍荅云寒霜焰焰耀古騰今云  
還我劍來荅云擬動卽犯他鋒鋒云橫按當軒時如  
何荅云佛來也殺祖來也殺云老僧來嚮荅云亦不



相饒云殺敗後如何荅云且喜天下太平云如何是無字義荅云賊賊分明云賊且置還我賊來荅云六六三十六云未是再道荅云夜短眠不足日長饑有餘師云古人有鐵牛過窓櫺之喻且頭角四足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荅云弟子看來只是他習氣難忘云此是微見未脫在荅曰了無一法當情瞥爾通身露地云你卽今在甚處安身立命荅曰何處不稱尊師慕喚侍者請出祖衣展令隨喜看了乃云此衣是唐朝宮主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白雲度老祖付與古拙師祖祖付與東普先師師付與我老僧若是克

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虎威焉敢希冀我卽禮拜謝師云侍者且收起待行則付與他去表信歸山涵養我又再拜蒙師正擊傍敲明抽暗換方便提攜嘗舉百丈侍馬祖祖侍南嶽讓讓侍曹溪六祖皆是久久親炙磨光剉銳乃能豁徹重關羈鎖掃盡玄微窠臼然後乃能深得大機大用爲人天眼目你今依我久住一會方去決不負你我卽拜諾一日因事不獲已而回杭州登壇受戒畢思古德云但有纖疑在不到絕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乃上天目萬峰菴掩關至 景泰三年先師蒙

上賜回南京太崗輒遣可信賫書來取行李至蘇州  
遇楚山長老問云久聞杭州有箇善菩薩是公否荅  
云不敢又問蒙山三關語有連湖橋爲一切人直指  
你道如何是直指荅云不知云如何不知荅云知則  
曲了也師云我也不會又問中峰頌堯率悅第三關  
眼光落地向甚麼處去偈云鐵狗銅蛇正奮嗔風刀  
火鋸肉成塵茫茫大夜幾經劫舉眼無親怕殺人你  
道中峯如何這等頌出耶荅云中峯太煞老婆相爲  
人爭奈錯會者多云我到這裡都不會荅云師叔莫  
瞞人好云善首座你今到太崗去我且未與你向紫

羅帳裡撒珍珠甚不易你到這地位只是你未脫得  
情見在荅云師家無閒語云你不見瀉山道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佛如今始知悟跡除  
之不盡卽屬情見皆名理障礙正知見畢竟悟理不  
圓旣到太崗拜起先師云往往人來皆說你在杭州  
大開爐鞴好施惡辣鉗鎚你豈知他人盡作無明會  
也盤桓月餘每入室但說火爐頭話先師以大衣拂  
子法語寫畢將及發行被可洪長老稟先師務必請  
我去廣東化漆用漆佛殿供桌等我卽堅却不肯去  
被他將衣拂藏却我不辭先師下山先師臨委息時

撰述  
遺囑可權云你速遣人送衣拂到杭州與本善雖蒙  
送來私謂傳佛心印豈細職哉但到處唯掩室思所  
以稱其職也余在蘇杭洎天目山等四十餘年曾住  
十餘處所皆幻居而已嘗效古人雲行鳥飛初無留  
礙但視其有理便住更不躊躇可否無理便行再不  
回頭顧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今憶四十餘年之間  
於其觸着磕着大小省悟及其潛通暗證之效不計  
其數雖不甚識字隨自胸襟流出所成文句義理聯  
屬自然有法文人見之而皆讚美一夜禮佛作觀云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當下隨觀直入

至不思議處能觀之人所觀之佛雙忘雙泯伏地良  
久身心寂滅卽契無生法忍到這裡始知大地無寸  
土矣因看法華經至無上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  
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遂留心於中反復沉潛默體其  
甚深祕要之處誠有日益日損之感正是一句當機  
八萬法門生死路絕余平生所欲知其佛法細大處  
總在茲而得矣今日始知脚跟點地也正是我放身  
命處了也有法因山居陪菩薩請益空谷隆和尚教  
他空心靜坐認箇無生久久自然悟去切莫依今時  
人看死話頭乃依他空坐數年一切處俱無住着只

撰述  
空心莽莽蕩蕩一日着風魔了救得醒來到底祇是  
箇癡癡呆呆底苦哉苦哉法屬演公等請余上山究  
竟余問其故隆所舉開示之做法余迅指云謬之甚  
矣卽從頭舉古驗今開發一遍隆等及衆聞說所示  
皆號慟震於山谷俱云未曾聞也遂留余山中掩關  
隆執弟子禮請余爲衆普說其畧曰寶劍全提日用  
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覓膽迎風喪舒也觸體徧  
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戟便收功趙州性命  
分明也血刃叅天不露鋒拂一拂云虛空廓徹無消  
息萬里無雲天碧碧拶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

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驚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  
作奇特勝妙會正是辜負己靈不作奇特勝妙會又  
是抱賊叫屈且作麼生會不見道解藏天下於天下  
始見林梢掛角羊古庭老師到杭州因見普說全章  
乃問紫雲義菴主云善公端的是何人法嗣義云太  
崗臨終遣徒送衣拂來師云若如受者祇喚作承虎  
接響他後如何壓得天下人舌頭一日相看一見針  
芥相投遂以大衣牙拂重付偈曰祖祖相承豈再疑  
不存元字果堪奇絨屨豎脊寒岩下便使人間十二  
時命義菴主領衆送來余再三不受義等僉曰古庭

老師曰祖命在躬不可固讓余卽受之每思初祖偈云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歷觀古人皆是秘重大法深自韜晦余又何人每每痛哀祖道不振乃潛行密用積功累德隨處掩關常處那伽大定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因行掉臂兼修淨業常行法華三昧懺法以資淨行常自思曰今幸到此地位如人常在家愁甚家中事不辦也茲爲汝等要聞我做工夫次第得力驗效處不覺說盡四十年前錯用其心之許多露布以示汝等汝等果能依我修行須要具我如是誠信決烈如是守戒行持如是勇猛精

進如是打七煉磨如是尅期取證如是禪定解脫如是次第覺觸如是信解悟入如是尋師印可如是涵養淘汰如是待時爲人還有一重如是直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卽今案山點頭也未速道速道誠有如是修行正因萬一可中紹繼門風若不如是下死工夫做得來縱饒說得簇花簇錦到我這裡都無用處余雖一期事不獲已稱實方便而說猶增我法之罪不許汝等作實法解會故謂若將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雖信其說嘗聞古德云與人實法土難消道火何曾口被燒拋出秦時轆轤鑽突密如斗兩頭搖余

撰述

亦以之耳珍重

吳門梵率園比丘明聞校

嘉興府秀水縣報忠寺比丘道恒同徒孫法霖

損資技刻 毒峯善禪師要錄一卷

金陵陳起書 丘淨孝助板

崇禎元年 佛誕生日姑蘇梵率園 識

天真毒皇...要語終

法舟濟和尚行狀

師諱道濟字法舟生思賢里張氏少爽拔未嘗入鄉校而義辯宿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猛省白父母求出俗勿許遂日夜坐不事生產又三年潛入天寧寺爲行者時默堂宣禪師受寶月和尚法印歸自繁昌法筵龍象踰躑躅濟濟師服勤之餘多所諮訪久之詣東禪依昂公薙滌昂法叔吉菴祚禪師者默堂子也知見精確而道行清苦師折節事之古德入道因緣朝夕參叩以爲不至古人休歇田地不止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響豁然契悟尋趨方丈菴望見笑曰

支那

法苑珠林卷之...



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賊在甚處師振坐具曰  
狼藉狼藉曰這掠虛漢狼藉個甚麼師喝一喝便歸  
衆菴喜印可之繼謁古印雲峰諸師日益深奧至長  
安覺王寺受請爲第一座室中秉拂橫機無所讓武  
林諸名山宿學宗老氣爲之索師年方二十八也由  
武林還挂錫龍淵景德寺寺當杭蘇要衝於是議募  
米飯十方衲子言出響從檀施傾委師應機演化雷  
動電激章縫緇素諸乞言者憧憧然川陸竝湊殆無  
虛日閱三年徙鹽官俱胝故院尋徙武康雙髻禪寺  
嘉靖初中貴人張永請出世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

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又  
問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鬪泥牛水底眠  
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上堂舉拂子召大眾云見  
麼又擊拂子云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妙真  
如藏非思非議應用泠泠奇哉奇哉汝諸人自不丈  
夫願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其爲寒乞將  
謂諸聖別有奇特事也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  
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  
便擔荷去其指法徑要大都類此由金陵抵陽羨堵  
司城館諸園叅承之士磨從景附戶外之屨恒滿由

陽羨還樵李雲寄天寧暨靈光諸刹所至倡率同志  
爲圓覺期諸有緣者觀感興起而鑪錘之間築著鼻  
孔者時有之矣繼又買舟南湖信風而舵不決攸往  
舟之所向歡聲載途舟之所背罔不自失舟三年棄  
去入湖之弁山居之復自弁山歸天寧禪堂遂終老  
焉師爲人氣韻疏逸而禮度閒雅律身之謹造次瑣  
屑動循規檢祈寒盛暑操執無少替蔬果錢帛之入  
必以均同居同居之人春風披拂不自知其意之消  
也性恬靜未嘗誤干謁隨緣遷轉前後二十餘所解  
包之後不更出門戶處大衆析大疑無礙之辭波騰

雲涌夜以繼日曾不少倦而燕閑之日泊然危坐若  
不解語者此其大凡也師持祕章旦晚嚴甚先是俱  
胝院廢有井故其美又利浴繭偶孕婦就洗致震雷  
墜石以覆且百年矣師至嘸曰院破可完井石不可  
起非食所也以呪禱之試一撼石走以側再撼之不  
復走因得半井至于今里人誇之其居雙髻以堂濱  
池也每晨夜誦有蛙跳池上及窻而息若注聽者經  
止咯咯跳入水如是者逾月居天寧堅密軒時有梵  
僧來師假榻相與禪寂夜二鼓見三神人峩冠緋衣  
雍雍而入師恠問之皆曰吾伽藍神也以二師入深

禪定故來謁耳已遂不見其之弁山弁山泉故竭將他徙旦視之泉滿矣感通類又若此倭之變所居堂客兵喧溷堂左有隙地諸士友爲構別室以棲之自是任真而放雅同流俗嬉咲怒罵縱橫自調而人不能測矣庚申之秋寢疾且革或勸起坐或請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無事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有四坐五十二夏迦寶月至于臨濟師爲二十六世緇白受教蓋千餘人入室弟子如淵大芹輩僅數十人耳茶毗後塔其骨于別室中南嚮別室今廣爲禪悅堂而塔如故所說法語偈頌等若干言門人正雨輩今

亦錄梓於乎師言與行事蓋無忝於禪宗昔之能振禪宗者言有述行有銘率假重於當代聞人故能施於後世今吳聞人甲天下而門下未有能致片言之榮以謨不朽則門下之罪也或曰璨大師終身不言姓氏而其光逾熾何哉由是言之則吾儕謨報先師以垂不朽者蓋有在矣蓋有在矣

嘉靖四十二年秋朔門人方澤和南謹狀

直隸蘇州府吳縣

佛弟子朱衮奉寫

先考衍禧參軍

先妣徐氏孺人捐貲敬刻

法舟和尚語錄一卷

釀雲丘淨孝助板長洲金日升書金陵蔣成榮刻

天啓乙丑僧自恣日

姑蘇堯率園識

天寧法舟濟禪師刺語

叅學比丘如淵大芹編次

提唱

師自金陵回止天寧首座寮時方丈久虛衆請開法  
因就僧堂中設座指座云曲录木牀寶華王座是恁  
麼人須恁麼坐喝一喝陞座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  
云此一瓣香八面玲瓏全無縫罅受雨露不越今時  
歷風霜偏從劫外秣因貴重值娑婆佛祖不曾輕着  
價且道不作賤不作貴一句作麼生發賣拈起香云  
供養前住香嚴臨濟二十五代吉菴和尚貴圖恩怨

撰述一  
分明不願續他宗派就坐乃云世尊爲開示一切衆生本來佛性故出現于世三百餘會隨諸衆生根器所宜漸說頓說密說顯說直說喻說包羅該括無法不備若論本來佛性掉棒打月畢竟不曾着到譬如箇傳神相似雖傳得面目態度儼然如生而動作聲咳實不能也未後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的的相爲當時百萬人天一齊罔措唯迦葉尊者霍然領悟破顏微笑不措一辭世尊深慶本懷乃言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自後佛祖相傳師師相授西天四七

東土二三以至五宗鼎沸列刹悠分自古迄今凡據師位荷擔佛法之士無有不是將這本來佛性離名離相絕思絕議直截指示令人悟入者也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當知本來佛性愚人與哲人平等惡人與善人平等乞丐人與巨富人平等厮養人與尊貴人平等博地凡夫乃至蠢動含靈直下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無不平等但爲無明妄想種種顛倒積劫以來深埋厚障致有六道升沈千差萬別然而本來佛性未嘗不在各各當人應緣遇物處堂堂出現也昔南天竺國異見王嘗與波羅提尊者論佛性義乃問

佛性作用幾處出現波羅提尊者對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王聞說已心卽開悟且道作麼生是異見王悟處舉拄杖召大衆云見麼又卓拄杖云聞麼若向這裏會得大衆迷的便是異見王悟的異見王悟的便是大衆迷的突出無孔鐵鎚打破上牢漆桶更有甚事若道佛性在眼處耳處山僧運拄杖處正是業識茫茫喚奴作郎若道佛性不在眼處耳處山僧運拄杖處亦是業識茫茫喚奴作郎且道佛性畢竟在甚麼處咄

待三門外土山倒卓時却向汝等說破

歲朝示衆茲辰日新月新歲新山河大地樓臺林苑氣象皆新以至東街西市笙歌隱隱鑼鼓喧喧車馬交馳衣冠雜選雖遊童戲豎長衫大袖莫不皆新只有衲僧家各各脚跟下本命元辰狼藉在無明妄想之中塵封全裹雖則多方求覓勤苦施功祇增其垢不能直下振動發揚斬新呈露盡是沉埋佛種孤負已靈惜哉有志丈夫便從今日抖擻藏識中宿熏舊染諸惡習氣眼見耳聞諸陳腐語總作一束送放他

方世界猛將所叅公案斬新提起別作一種新年活計不問一日二日一月二月一季二季乃至窮年祇要這一句無義味話不生滲漏綿綿而叅密密而究究得到這一念子斬新裂破時鉢孟踣跳杖子騰驤南斗七北斗六天旋地轉徹底一番新去豈不快哉雖然如是且衲僧門下非新非舊這一着兒作麼生道喝一喝下座

佛涅槃日示衆世尊於雙林樹下示現涅槃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均分舍利起塔供養且道是涅槃耶是不涅槃耶若道是涅槃教中道常在靈鷲山及餘

諸住處我時語衆生常在此不滅却作如何理論若道是不涅槃卽今在甚麼處拈拄杖云世尊在拄杖頭上放大光明現大神通了也若有人出來道和尚這箇是拄杖世尊在甚麼處劈面便打也惟老僧不得

清明示衆鶯語鶯啼桃紅柳綠風日晴和春光滿目一般富貴江山却有兩般境界山僧雖則不管閒非也與諸人說個間架有的笙歌鼎沸羅綺駢聞人醉處玉樓窈窕馬嘶邊翠艸生煙有的向楸梧塚畔松柏塋前呼孃叫子擗地號天縱哽咽煩冤莫訴任揮

撰述一  
天竺法苑珠林卷之四  
四  
淚悲苦難宣這兩般人樂者樂徹心源苦者苦入骨  
髓山僧這裏看來却好個如幻法門一相三昧且如  
何是一相三昧卓拄杖云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  
人愁殺人

四月八日示衆遵布衲在藥山會中浴佛次藥山問  
浴甚麼佛衲云浴這個佛山云只浴得這個且浴不  
得那個衲云把將那個來山便歸方丈兩個老漢境  
風浩浩這個那個分別不少山僧卽不然待他道把  
將那個來便與驀頭一杓管教他布衲渾身是水永  
劫不乾且置是事只如教中道如來法身淨若虛空

汝等諸人一杓兩杓擬向甚麼處下手若有下手處  
不妨舉起杓頭若是不堪下手莫道一杓兩杓一滴  
也無着處舉杓云且道這一杓向甚麼處下手便灌  
佛云智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結制示衆諸方叢林三月安居萬緣澄寂把定重關  
銀山鐵壁無一法從內出無一法從外入逼虛空直  
使銷亾捨秤錠定教流汁山僧這裏功用雖同門風  
却別且道有甚麼別拈拄杖曰朝返三秦暮遊百粵  
要行便行要歇便歇一切處無結可解一切處無解  
可結把住也滿地冰霜放行也一天風月且道諸方



是這裏是諸方與這裏事則不同要且法無二致雖然如是若要踏着本地風光須是將諸方與這裏的一齊拈却別作箇坐斷十方的活計使得喝一喝下座

精嚴寺佛開光示衆南寺佛點眼北寺佛放光若作奇特商量大似白日着鬼咄且置是事只如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且道這光明向甚麼處點卽是以拄杖作點勢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

小叅昨日有人從五臺來報道五百毒龍被蝶螟蟲一口吞却直得文殊大士措身無地虛空王旁觀不忿震威一喝大地山河一時倒走山僧聞了無言可辯無理可陳直是分疏不下今日衆中還有定乾坤的手段也無若有出來相見良久擊拂子云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解制示衆三月同遵聖制來燈籠露柱漫相猜今朝剔起眉毛看贏得虛空咲滿腮諸上座九十日內以大圓覺而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不必更論只如堂中僑陳如尊者終日口切切地說甚麼法舉拂子云莫是說這個麼諸上座旣與尊者同堂共夏應

是同聞共見何不出來與山僧說看若道舌頭不動  
說個甚麼山僧今日忍俊不禁索性與諸上座說破  
以拂子打一圓相云厨庫走入僧堂中山門吞却佛  
殿春

晚叅示衆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  
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  
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卽今鼓絕鐘消聞  
的事作麼生速道速道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  
終不和沙賣與人

秋雨示衆秋風淅淅秋雲作秋雨綿綿連夜落朝來  
急雨忽傾盆驚起臺前睡石人石人喃喃說夢事側  
耳聽來無一字祇爲阿師性急一棒當頭打出忍痛  
走入虛空拍手連聲叫屈大衆還有爲石人雪怨者  
否且作麼生是雪怨的事擲拄杖云明日天晴從頭  
說過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法苑珠林卷之...

酬問

李大叅鹿泉問日常如何用功師曰飢時索飯冷便  
 添衣泉曰此外別何所作師曰兔角杖挑潭底月龜  
 毛繩縛樹頭風泉曰除却語言文字別道一句師以  
 扇敲爐云這破香爐隨老僧多年在泉休去次日復  
 至曰今日我在兜率宮來師曰兜率且置今日彌勒  
 說甚麼法泉托起茶甌曰只是這個師亦休去  
 諸苧村問如何得明心見性師拈起拂子曰這個是  
 甚麼村罔措却問師何年得此道師曰莫謗山僧好  
 又問畢竟還得否師曰不得不得

支那

法苑珠林卷之...

因羣鷄鳴有士問曰那一聲好那一聲不好師曰我這裏揔是觀音入理之門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若見物時太極在物處在見處師曰太極且置你將甚麼見物士擬議師曰若然森羅萬象殺好疑在

楊祕圖問老師連日在此作甚麼師曰一物也無當何所作圖曰若然卽閒坐也師搖手曰不恁麼不恁麼圖曰如何是恁麼邊事師下禪牀立圖乃笑

問曰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何以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師曰得個甚麼

問如何是道師曰滿口道不出又理前問師曰一番提起一番新

郡主平川郭公指壁間佛問曰此佛何不放光師曰光遍十方未曾間斷公曰我何以不見師曰又放光也

因鳥過有士問見的是甚麼師曰鳥士曰老師着物也師拈起拄杖曰這箇擗士罔措師曰却是汝着物因掃地次有士問曰下學何以上達師豎起筇帚曰見麼士曰見師曰下學而上達

問曰宗乘中只貴見道見道後有何利益師曰若不

見道千差萬別曰作麼生見師曰道若有見萬別千差

有士奕棋問曰如何下手方得碁妙師曰汝向黑白未分時下一着看士作下子勢師曰妙手妙手

師與王龍溪講次溪曰老師閉口師曰閉口且從且道鼻孔撩天作麼生閉溪曰多口阿師

問顏子何以聞一知十師曰十是滿數顏子天資明粹一處觸發無處不通譬如龍沾滴水便乃沛然洪

問人心何以悅義理師曰義理元是此心流出如母

兄子自然愛

周大尹桃村問曰近日看書胷中覺有一物莫成礙否師曰無礙水中月影當體是水心中覺相當體是心公但於覺處深加體會自然觸處虛通感而順應王一山問一菴先生討真心之訓須如何討師曰須向討處明心不可向心上加討心只有迷悟元無得失討而有得亦非真也又論陽明知行合一之訓師曰知不差卽是行行不昧卽是知只是一事說個合已似費手脚了况他說乎

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否師曰若無庖犧氏將甚麼

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着文字臺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臺臺應諾師曰這一爻從何處起

問聖人既生知何故亦有所不知師曰聖人氣宇清虛現行不能籠罩是以應用泠泠七通八達若生而知也乃擊杖曰獨有這一着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耳又曰不知而知是諸聖不思議境界若也議而後知思而後覺卽外道矣

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爲實有而以昏寐中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界爲實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泠泠通徹無礙而睡夢中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是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涉歷萬里師彈指曰千里萬里總在這裏

陶鴈湖問聖人有妄念否師曰無湖曰旣無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

有官人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

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便無倦矣  
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咬着一粒米師曰喫飯的人  
汝還曾見否

福州太守豹谷陳公問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得見性  
否師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如何得見性谷又問師  
曰非動非靜處看谷行師門送谷曰莫外走師曰這  
裏有甚內外谷見修船者問曰既是法舟何用修補  
師曰那一隻不漏谷以手敲別船師曰漏也漏也  
問二乘涅槃何以爲不了義師曰爲伊有涅槃相一  
向住着是以不了如來涅槃不出不沒應用縱橫而

無所住

二守師泉劉公至拈拄杖問曰這箇是誰的師曰是  
貧道的泉曰既是師的因甚在我手中師曰將拄杖  
來卽向公說泉度拄杖師接杖云公的在甚麼處泉  
以手整冠師曰別道別道泉咲而起少頃泉指几上  
草問傍僧碧潭曰這草名甚麼潭曰吉祥泉曰還有  
吉祥者否潭以足按地曰此處最吉祥也泉曰師子  
窟中果無異獸

居士指達磨像問曰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何不  
問取達磨士曰達磨何在師轉身面壁士曰何不答

話師曰劍已去矣

問何名如來師曰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曰  
爭奈理會不來師曰理會不來亦無所去

問如何得不被酒困師曰知被困者元不曾困曰只  
如范文正公酒後愈加嚴謹如何師曰亦被酒困

施靜齋問一切法從這裏流出是否師喝曰一切法  
且置如何是這裏齋以扇擊椅師曰居士曾到這裏  
麼齋拂袖便出卽無趣禪師是也

湖州別駕熊南沙問設有人將劍來取師頭師還躲  
避否師曰若有不眨眼底將軍便有不死底和尚

沙作揮劍勢師放身便倒沙曰好個阿師死在劍下  
師起來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

居士問四方上下有窮盡否師曰公試返觀自己心  
量有窮盡否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  
問地獄是實有否師曰凡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  
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是惡不能自釋便  
是閻羅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  
空

嚴少渠問諸法從不思議流出不思議從甚麼處流  
出師曰措大家問恁麼事作麼又問師曰不辭答汝



恐涉言詮

問此心何以能辨是非師曰心無取捨能辨是非如鏡無塵能彰白黑

海道劉公舉茶甌問曰此是甚麼茶師曰謾公不得劉再徵之師喚侍者接茶甌去

唐司寇一菴問如何是本覺師曰昨離甚處菴曰湖州茶至師拱手菴便接師曰恁麼分明猶更問在菴點首

張樵溪曰設遇驚恐之事心還動否師曰動溪曰何以驗修行之力師曰若不動便入枯禪唯其觸着便

知撥着便動而禍福利害漠然如浮雲之過太虛便是修行之力

問無眼耳鼻舌身意意旨如何師曰父母未生前道得一句卽答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僧曰此是報化佛如何是法身佛師曰莫着相又問如何是法師曰玉軸琅函非是法闍黎問處太分明曰不會師召闍黎僧應諾師曰又道不會又問如何是僧師曰衲衣擁雪千山外錫杖拖雲四海中曰還有向上事否師曰向下也無說甚向上又問如何是道師曰天

下衲僧行不到曰還有到者麼師曰錯曰乞垂方便師便打又問如何是和家風師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曰請師拈出師便喝又問如何是本分事師展兩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爭解恁麼道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師曰添香着僧添香了又問師喝曰這漆桶又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古鏡分明含萬象曰來後如何師曰萬象分明古鏡中曰用來作麼師曰祖師若不來埋沒古鏡又問四大離散時如何師竖起拳曰這箇不屬四大又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審傳箇甚麼師

曰蘇盧蘇盧悉利悉利

沙彌問如何是不立文字的佛法師召沙彌彌應諾師曰涉甚麼文字彌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汝若有個會處文字紛紛

溪上坐次僧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兩岸春風香不斷一溪流花落花新僧曰爭奈學人不會師曰蜻蜓飛尚緩蛺蝶舞偏忙僧曰和尚將境示人師震威一喝僧禮拜師曰未在更道僧無語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大凡參學之士盡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不憚勤勞  
 參尋知識決擇正因圖脫生死往徃多被逆順境緣  
 因循流轉不知不覺過了二三十年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一旦火風分散宛轉漂零依前混在生死海中  
 頭出頭没人天鬼畜都無自由却與不曾參學之人  
 等無有異其故何也病在最初爲生死之心不真不  
 切而所遇師德不青不黃不問學者如何若何汎將  
 平生在册子上記持的相似言語向伊胡說一上學  
 者既無切心復不具眼以心意識一時領會便道佛

普說

大凡參學之士盡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不憚勤勞  
 參尋知識決擇正因圖脫生死往徃多被逆順境緣  
 因循流轉不知不覺過了二三十年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一旦火風分散宛轉漂零依前混在生死海中  
 頭出頭没人天鬼畜都無自由却與不曾參學之人  
 等無有異其故何也病在最初爲生死之心不真不  
 切而所遇師德不青不黃不問學者如何若何汎將  
 平生在册子上記持的相似言語向伊胡說一上學  
 者既無切心復不具眼以心意識一時領會便道佛

法不過如此不復知有本分鉗鎚縱使遇之他亦不識一向在意根下思量卜度扶籬摸壁禾莠不分金鑰莫辨有認昭昭靈靈六塵緣影以爲本命元辰呈拳豎指揚眉瞬目不自知其非者有認黑山下鬼窟裏閉眉合眼冥冥蒙蒙以爲靜勝三昧而耽味者有馳騁文字漁獵見聞將他先聖糟粕之餘咀來嚼去意識依通不更求妙悟者有的見祖師門牆高峻不能鑽仰以自見處引他世典理性諸文漫證宗乘非思議法外以重附儒紳內以輕印徒屬使人天諸乘皆無定趣而祖道西來番爲孟浪縱有悔悟之時業

已不能改者有的認無明現量爲卽心自性有的認放曠不拘爲隨緣無礙以至破律儀毀禁戒無忌憚者又有多少焦芽敗種被邪師外道毒氣所傷不堪救者嗚呼佛法到此豈不深可悲痛也哉山僧今日事不獲已引古人見道因緣與大衆證據去也昔道明禪師赴及六祖將奪衣鉢因提掇不動乃曰我爲法來非爲衣也唯冀開示祖曰汝但歛念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明稟語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徧身流汗泣禮數拜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百丈

大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丈  
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把  
丈鼻搗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大  
悟大珠禪師參馬祖祖問來此擬須何事珠曰來求  
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珠曰阿那  
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  
足更無少欠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頓悟自  
心不由知覺水潦和尚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  
意祖曰禮拜着水潦纔禮拜被祖當胷踏倒遂大悟  
起來拍手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也敢問大眾如  
何是四位尊宿悟處眉橫鼻直人人是同不可謂古  
人別有奇特事也卓拄杖云拄杖子忍俊不禁爲大  
衆說破了也且道拄杖子說個甚麼咄若於山僧喝  
下見得便見四尊宿悟處便踏着本地風光不被一  
切賢聖熱瞞便不墮如上種種惡知見窠臼中如其  
未委須是參取個方便法門始得千七百則葛藤俱  
是古人入道方便之門近來真師隱遁宗社寂寥唯  
是念佛一門直截簡易諸方衲子參禪念佛者蓋十  
人而九矣教中道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現

前緇白大衆以丈夫身生太平世仗佛餘光熏聞大法非可容易人生百歲七十者稀中間修短不齊報緣多故一息不返便是來生無常卒然難可預定今以非容易之身處難預定之日豈不深可憂懼而猛省乎哉諸仁者正好趁四大強健衆苦未到之時直將一句阿彌陀佛把做一件天大的大事頓在面前南無阿彌陀佛隨又追云念佛的是誰如是逼拶之時念念不間斷念念無異緣一切苦樂逆順境界千態萬狀現在前時此念佛心無少轉動無少退屈如握一柄金剛王寶劍相似諸貪嗔癡妄想顛倒虛偽

習氣盤據六根門首內牽外應爲賊媒者不問過去現在未來一齊斬斷单单只是個念佛之心如大風輪如大火聚一切物存着不得一切物向傍不得山河大地都盧是阿彌陀清淨法身明暗色空徹底是念佛人普光明藏如是念時孜孜兀兀尔念來念去日久月深驀忽間懸崖失脚和個念的啐地斷去便見淨穢兩邦無異無別高低九品無欠無餘十萬億土不隔毫端諸上善人常相圍繞金地寶池徧在微塵刹土風林水鳥深潭不二圓音阿彌陀佛從來奉觀達磨祖師一場懺懺到這裏佛祖尚且不可奈

何何處更有生死可得生死不可得則涅槃不可得  
生死涅槃不可得則衆生不可得諸佛不可得淨土  
穢土亦不可得沒量大人不妨於不可得處熾然往  
生成就佛道他方此界廣度含生雖然如是須知向  
上更有三世諸佛盡力道不得的句在且道作麼生  
是三世諸佛盡力道不得的句擲拄杖云諦聽諦聽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頌曰

日生月落古乾坤錦繡常明劫外春分手一時輕攬  
動二千年後尚煙塵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世尊便下座頌曰

寶王陞處真風露百萬人天方快睹可憐表裏舊山  
河都向文殊椎下破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

外道讚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外道雙埋陷虎機恰逢師子振全威干戈不動山河  
定無限盲人穩步歸

梁武帝問初祖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  
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頌曰

廓然無聖絕機輪打破重關百萬門雨過落花紅滿  
地行人猶自不知春

三聖問雪峰云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聖云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透網金鱗已俊哉漁人猶自下鉤來金鱗插羽驚雷  
外鼓掉翻從別浦回

子湖云子湖有一狗子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  
人脚擬議卽喪身失命頌曰

子湖堂前一狗子渾身劒戟爲牙齒多少銅頭鐵額  
人來到子湖門下死咲倒東村王大哥伎倆全無不  
奈何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詔化問曰朕取中原獲



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  
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頌曰  
中原至寶果然收一段清光映幞頭不是親遭興化  
老至今高價有誰酬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曰上  
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因甚麼却無州  
云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  
云有僧曰既有爲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州云知而  
故犯頌曰

趙州狗子無東壁挂葫蘆趙州狗子有面南看北斗

未能一鏃破雙關多少痴人隨語走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者三  
諾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頌曰

國師三喚響如雷侍者連聲亦俊哉却憐杜宇空啼  
血一片春光喚不回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  
佛月面佛頌曰

日面月面飛星掣電前溪一陣回風流出桃花萬片  
監院却負馬祖馬祖不負監院

德山擔金剛疏鈔出蜀至澧陽路逢一婆子賣餅

山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問云何物山云金剛疏  
鈔婆云吾聞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山無語遂  
指徃龍潭問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  
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頌曰

德山老漢獨行無伴婆子一撥通身流汗當時點處  
卽翻身何須更到龍潭畔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衆退老人不退  
丈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  
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

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代一轉語貴  
脫野狐身丈云汝但問老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  
某甲脫野狐身頌曰

不落不昧莫生忌諱師子敲人韓盧逐塊夜半蒼龍  
吸海乾天吳海若俱逃避野狐身野狐身從來墮脫  
皆三昧

南泉因兩堂爭猫兒泉提起猫曰道得卽救取猫  
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  
歸泉舉前話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曰汝適

來若在却救得猫兒也頌曰

提起霜刀正令行兩堂有眼只如盲趙州特地呈高  
手爭奈來提陣後兵

百丈再參馬祖祖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丈曰只  
遮箇更別有祖乃放舊處曰你已後將甚麼爲人  
丈却取拂子示之祖曰只這箇更別有丈以拂子  
挂舊處祖振威一喝丈後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  
舉不覺吐舌頌曰

江西一喝定綱宗三日非唯百丈聾直得鐵圍山倒

走至今消息不教通

洞山冬夜果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  
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  
在什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山云侍者撥退果卓  
頌曰

拄天拄地黑如漆動用之中收不得首座當時失却  
眸堂堂大路生荆棘

洞山示衆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山山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頌曰

出門道路正迢迢踏着山蹊禍便招若是脚跟親點地從教萬里盡蓬蒿

牛頭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四祖付法後百鳥不復銜花頌曰

昔年家富盡來親今日無親祇爲貧自是主人行處別非關百鳥不知春

逼得優曇劫外開宗師密語似驚雷菴前風月依然在百鳥銜花不更來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疆德二禪客於

路次見泉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泉驟牛而去二禪客憇樹下煎茶泉回下牛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泉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甌泉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麼生二人無對泉曰莫道騎者不識好頌曰

漫道騎牛不識牛茶甌能放不能收雖然蹄角分明在野草青青滿地愁

疎山聞大滌安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特入嶺到彼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有言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曰是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单特爲此事而來何得相弄瀉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助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曰閩中來曰曾到大瀉否曰到曰大瀉有何言句遂舉前話招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原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頌曰  
大笑呵呵放下盤家珍盡底付君看却憐未具仙陀

眼猶更栖栖說布单

笑裏吹毛快露鋒遭逢還似不遭逢黃金爪下翻身轉賴遇明招獨眼龍

藥山采薪歸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的是箇甚麼  
山拔刀作斫勢僧忽悟頌曰

鳴剝剝兮都漏泄霜刀元是并州鐵斫着堂前露柱腰石人頂上流鮮血賺善財飽徑煙水瞞文僊特來  
六祖風幡因緣頌曰

不是幡兮不是風扶桑夜半日輪紅都綠輕把家私  
麼落賺兒孫箇箇窮



大行願王全無神變念念攀緣新新不倦普眼在紅蓮座畔恠底難逢善財行毛孔剎中驢年可徧君不見象王迴處好風光物物齊彰菩薩面

觀音讚

金剛三昧普門圓通極三際小彈指頃括沙界一微塵中熱惱邊灑天甘露冤苦處吹吉祥風是謂以大悲幢無碍解脫現一切衆生喜見慈容爲舟爲楫於生死瀑流之中而響應無窮者也

達磨讚

六宗電掃渾遊戲東來要展撩天鼻祇圖平地活埋

人不知觸忤梁皇諱從此摧弓棄箭慙惶滿面賴遇神光雪中覩見白日青天拖閃電安心一句雖方便惹動干戈連赤縣千載餘風猶未殄

諸經頌

華嚴經頌

因桐岡禪人禮經請

毘盧遮那佛華藏十處十會一際法一會含攝一切會一切法入一法中不起于座徧十方十方塵剎同時徧一一塵中諸佛刹清淨衆會莊嚴海譬如因陀羅網珠重重無盡互含入過去無始劫波前至盡未來劫後際相續無間熾然說文字句義悉平等如是

廣大法界經具足在一微塵內如一塵內法界經一切塵內經悉然是爲佛華毗盧藏一切衆生咸具有妄想顛倒所覆纏全身在中自不覺汝今景彼功德山生死河流屹然住此法界海修多羅過去多生已熏習今於如來法未立建立無畏法寶幢頂及兩肘兩膝輪現前禮拜毗盧藏當其任運禮拜時諸根諸塵徧法界根等周徧法界時此毗盧藏隨周徧一身徧禮一切經一切身禮經無盡出過諸天供養雲咸從汝身五輪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度十地及等覺徧法界海普賢門一禮拜中盡融攝何況日月歲數

中念念敬禮曾無間念念開顯毗盧門悲智行網恒無盡海印三昧汝當入游泳無邊妙香水妙香水海叵思議我說其義如蚊飲

讀般若經妙相品

妙相是相僧繇莫狀妙相非相森羅萬像佛祖從來無伎倆八字眉毛橫眼上

讀寶積經

衆生在煩惱諸佛證法寶彼此不差殊悟迷分醜好清風匝地來白日明杲杲於此若生疑東村問王老一字奇特經



一字何曾有今披一字經柳中鸚鵡語雪裏鷺鷥行  
諸法本無經

諸法本無此經元有不落言思作師子吼今朝拈起  
貝多看頗覺如來面皮厚

閱大藏經完滿

龍藏五千篇佛法全無有祇這爛葛藤多少人遭手  
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總爲手中筌鯉魚當面走  
雜頌

華藏世界圖

百千香水海萬億蓮華藏一一相攝入如光如影像

二十重剎塵於何有邊量重重盡在一塵中廣大細  
微同一相

太極圖

量含太虛理圓性覺彌滿混融寂寥昭廓多少名人  
錯下註脚

堅密軒

堅密軒中事佛祖說不出非堅非不堅非密非不密  
見者眼拍盲入者身命失借問是何宗九九八十一  
怒堂忠禪師像

欠應世緣有超方略氣貌安閒風情洒落曾叅朴實

頭禪慣用龜毛兔角莫輕這箇阿師鼻孔無人摸索

梅谷墨禪師乞語

形山有一寶尋常多不識梅花谷裏人一咲知端的  
能呈鎮海珠解獻荆王璧拈却九聖心掃空真妄跡  
大地無一塵大海無一滴今我說伽陀龜毛添數尺

偈

有嘲予好談以偈自解

終日喃喃無可說萬像森羅同曲折朝來石女唱伽  
陀惱得虛空面門裂全提句子更譎訛早是山僧懶  
饒舌

贈王左江居士

默默無言意若何不知何處自盤窩若將無事爲無  
事無事還如有事多

答西丘笑菴竺源諸子問

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添頭虛空若使還加

撰述  
三十一  
柄野草閒花正好愁

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  
說今日無珠說也無

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刹刹蓮華  
藏認着依然是外頭

人人心上古彌陀未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  
去不知念念是彌陀

閒居四首和墨林

活計只隨緣山邊與水邊問余何所作义手向君前  
小小一菴居心寬自有餘夜來江月照內外揔空虛

細草堪敷座垂蘿便作門雖無車馬客長對聖賢文  
頭白骨稜嶒重崑曳杖登有人山下望應道石梁僧  
潔山一宿辭去

永嘉一宿覺潔山一宿禪聖凡無異法今古亦同然  
水月明虛相風林領妙詮莫言傳有法無法是真傳  
示雪洲坐禪

坐禪祇爲明心性不明心性坐何禪坐若便爲禪道  
了石頭成佛已多年

工夫不閒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  
目却來爐畔受鉗鎚

撰述  
節堂辭去

子今辭去勿塗糊佛法從來徹底無但得無無無亦  
掃閒忙逆順揔工夫

示冬谿牧牛

諸緣放下一心休好看瀉山水牯牛倘有犯人苗稼  
處只須輕把索頭收  
收來放去着心情生處調馴熟處生鼻孔驀然和索  
斷平田淺草任縱橫  
橫拈寶劍凜生秋說甚瀉山牧甚牛疆宇肅清歸去  
也將軍端不爲封侯

山居

青山層疊水潺湲小構茅菴學住山火種刀畊能稍  
給不須持鉢到人間

白雲非是有心期冉冉相隨過小溪歸到菴中雲亦  
到數聲啼鳥夕陽低

山迴林深月到遲雲岳磬響定回時一篇佛法無人  
薦剛被松間子鶴窺

蘿薜成門掣不開深林曲徑少人來晚來風起雲飛  
動無數松花點翠苔

竹鑪火熾茶初熟衲子敲門飯正香自喜同聲無異

響不將佛法更商量  
茶罷相將一杖藜  
偶逢樵客立移時  
憑君莫向人間說  
此處多應世未知

示宜興證無爲

汝來求我法我法但隨緣  
坐臥經行處無非祖佛禪  
非空非是有非正亦非偏  
的的真頭面冷冷日用邊

示學者誦金剛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都從性海中流出  
若將文字認爲經恰似盲人看白日

和雲東詠雨

雨聲歷歷敲窻急  
好片虛空不沾濕  
音聲自性不思議  
剛把虛空盡收拾

雨聲歷歷敲窻急  
舜若多神耳通濕  
從教日炙與風吹  
有甚工夫去收拾

陶侍御見湖論知字

知知知是妄妄在豈真  
知知到無知後心花吐  
萼時

弔谷泉禪師

分手忽多時  
淪亡更可悲  
行孤緇素仰詩好  
緝紳推陽羨  
龕何在龍淵  
塚漫遺祗應名不死  
長作後人師

聞董蘿石計

無述  
數年不見寄詩篇此夕聞君了世緣想得去來心已  
斷藤蘿依舊石門前

示璇月溪

自性天真佛還從自性求諸根施妙用要自一機抽  
有法非爲法無修乃是修始終無退轉定入聖賢流  
焚香

數日無人過焚香獨自居敝裘遮幻妄粗飯補飢虛  
北里笙竿動南鄰鼓樂餘若論真受用應是不如予  
樂閒誦心經有省

之子工夫密用中等閒不露一針鋒今朝咲裏通消

息熨斗煎茶鉢不同

過古溪禪師塔院

道人遷化後花落寺門閒人見聽經鹿如今在別山

贈靜愛山

愛山愛水未須誇寂靜心中吐妙花一炷定香飄几  
案數聲清磬發煙霞

睡覺

月轉星移睡正濃誰家痴犬吠茅叢分明只是西風  
響將謂人來在此中

示老者

身體龍鍾雪滿頭資生世念不能休如何四大將離  
散前路漫漫却未憂

示少年

學道還須年少身每因年少誤青春若言年少堪憑  
仗荒塚應無年少人

示滄萬川

萬派都從一派流萬川還到海中收看得真源無滴  
水青天湛湛月輪秋

語溪後學比丘明聞攷訂

天寧法舟濟禪師語



宗門一著子惟貴眼正殺活一機  
如舟放狂浪中縱橫自在又如獅  
子王食獸了無剩肉若也悟處  
不真入處不止未免傷風犯手得  
不畏空位舟和者向磬聲邊摸得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空子就得此便興破作浪活草無

依應松檉脫猶春風之在花柳

轉見新鮮彼時雙鬢海安頓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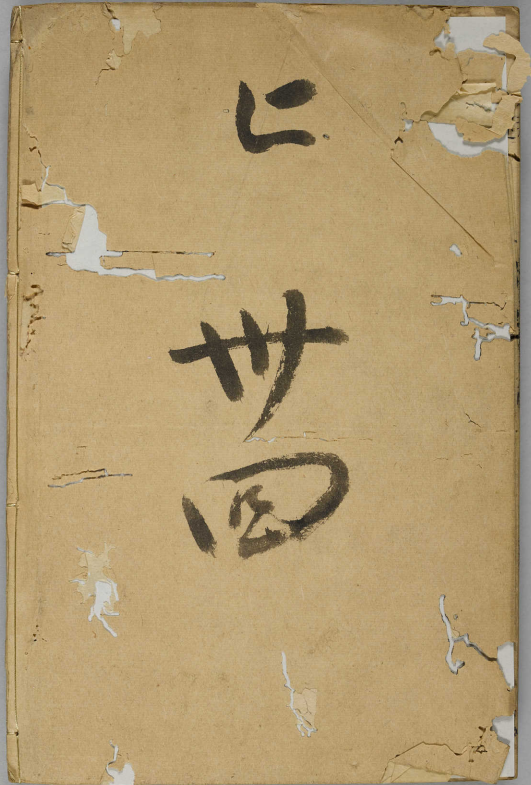
國土中不識曾見此卷一面至

徑山千指蒼圓信跋



云千指蒼圓信跋





心世